

《人生一万年》:百岁光阴的色彩与启迪



时尚奶奶团亮相「丁蜀非遗文化周」

赏国风,品陶韵,传递非遗文化之美。近日,由江苏省宜兴市委宣传部、宜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宜兴市丁蜀镇政府联合举办,时尚奶奶团、宏一文化等联合承办的“遇见陶都——丁蜀非遗文化周”非遗文化主题跨年活动在宜兴举行。

非遗文化周期间,活动共邀请了150位非遗大师,与“银发一族”和“国风少年”联袂呈现非遗时尚国风大秀,另有东坡书院紫砂研学、前墅龙窑开窑仪式、陶二厂金沙大集等活动精彩上演,用中式美学传递非遗之美,用千年底蕴展现非遗技艺,让“非遗之美”可观、可触、可品、可赏,让人们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感受不一样的跨年仪式感。

时尚奶奶团300位平均年龄65岁的奶奶们,在秀场上大放异彩。时尚奶奶团成立于2019年6月,由一群平均年龄65岁、热爱时尚的奶奶们组成,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88岁。时尚奶奶团致力于为中老年女性群体打造一个全新生活方式平台,鼓励所有中老年女性群体不再被年龄定义和束缚,勇于表达自我,欣赏自我。同时,时尚奶奶团始终走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上,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之美。作为做龄女性时尚与美的引领者,时尚奶奶团倡导“用时尚重新定义年龄”的生活态度,未来将继续努力让更多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光彩。(徐阳晨)

山西壶关秧歌剧《干石山上的奇迹》在京演出



由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的“戏剧中国”2024年度优秀剧目展演近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拉开帷幕。“戏剧中国”系列活动之年度优秀剧目展演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态化的文化评审活动,旨在挖掘全国各地基层文艺院团创作的优秀剧目,扶植基层文艺院团走出去,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得到文化和旅游部及戏剧界的赞誉。

“戏剧中国”2024年度首演剧目为山西省壶关县委宣传部报送、壶关县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秧歌剧《干石山上的奇迹》,由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九届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暴玉喜和壶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国联合担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李巨平,国家一级作曲和国家一级指挥刘建斌、王安忆二级作曲陈俊清联袂打造。该剧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改变壶关县十年九旱、寸草难生、灾害频发的干旱山区地貌,以王虎全为代表的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因地制宜,发明“干石山上栽油松”技术,通过40年来一代代人接续不断的努力,在干石山上植树造林近90万亩,把干石山区变成生态绿洲的故事。

壶关秧歌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太行山的“土特产”,也是壶关县的文化符号。此次是该剧种第一次大规模进京演出,为壶关秧歌剧创造了演出史上的奇迹。(熊维西)

舒晋瑜新书《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正式出版

近日,作家舒晋瑜的新书《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向全国公开发行。该书收入“20后”至“70后”,如宗璞、王安忆等30位作家,六代女作家济济一堂。她们中有茅盾文学奖得主,有鲁迅文学奖得主以及全国各地重要文学奖得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张莉表示,这本访谈录是她阅读视野里的采访女作家数量最全的深具文学品质的访谈录。《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当代女性文学史。但又和文学史不同,每位作家都是鲜活的人,她们在访谈录里诚挚表达着对当代文学生活的理解,对艺术创作美学的理解,是每一位女作家个人声音的真切传达。三十个访谈有如三十幅画卷,徐徐展开,从中可以看到女作家们每个人的不同气质、不同追求,看到她们各自的独特性。

作家残雪认为,最好的作家访谈是创作和阅读的延伸,舒晋瑜的访谈是这方面的一个标杆。作家张抗抗表示,舒晋瑜以自己一贯的勤奋、真诚、专注、严谨、耐心为中国作家立传。她的访谈内容丰厚,文学功底深厚,不仅要适应作家们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还需要有能力解读那些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思想。这本书也因此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史料档案。

据了解,本书作者舒晋瑜是中华读书报社资深记者,著有《倾谈录: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夙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等,曾获中国第六届同人散文奖、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范语晨)

范语晨

夕阳和银杏叶氤氲出一片金色的光影,照在绿道一角的长椅上。还未见人影时,便已听得缓缓诵诗的声音:“记得滇池柳若丝,匆忙深罢换春衣。青梅如豆燕双飞。”

这是近日热播的纪实节目《人生一万年》里,最让我动容的一幕。读诗的是黄润苏,年逾百岁的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爱诗爱了一辈子的文艺奶奶。而她诵读的,是自己填的一阙《浣溪沙》。

《人生一万年》由主持人汪涵发起、冯奇担任总策划,探访、拍摄全国各地100位百岁老人的生活现状和精神风貌。节目希望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聚焦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年人的当下体验,追问生命的意义和可能。打开这部纪录片之前,我想象中的老年生活,似苍茫的暮色,虽有别样的滋味,但总带着些沉郁与枯寂之感。

然而,只黄润苏奶奶的这半阙《浣溪沙》,便让我为之动容,进而深深被这档节目吸引——百岁老人的心里,哪里如我所想尽是沉沉的暮气?这里有着一个“青梅如豆柳若丝”的盎然春天啊。忆起和丈夫相识于抗战时期“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黄润苏带着笑述说着所有的细节。荧屏上,阳光照着如雪白发,可我却忘了这是个聚焦老年人的节目,只觉绿树花开,满眼烂漫。

不只是黄润苏。《人生一万年》聚焦老年,却不去定义衰老,而是用平等的视角展开与一位位老人的对话。镜头里的老年生活,随处可见一扫刻板印象的明媚——身着衬衣和帅气的背带裤,105岁的郭法义爷爷活到老学到老,如今还在给自己制订2041年前的学习计划;一身红色运动装的丁文渊奶奶退休前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体育教授,退休后在各项体育比赛中斩获奖项,至今仍每天打网球,她自豪地对镜头说:“我没生过病,医保卡上还有几万块!”画家王德惠的油画作品被各大博物馆收藏,而他却依然在百岁高龄坚持每天创作,用笔涂抹出无数小世界;而对于卖花阿婆曾毛治而言,百岁生活更是绚烂,65年间风雨无阻出摊卖花的她早已成为泉州的城市地标……他们的生命恰如旁白所说——“看似清淡如水,内里却有斑斓的色彩。”

如果说旺盛依旧的生命状态是《人生一万年》中百岁老人给观众的初印象,那么节目对他们人生故事的回溯,则一点点更新着我们对高龄老人的深层认知。特别是节目里占比极高的

确定性。寻找答案,也邀请我们望向明天,直面那一刻蕴藏变化、充满可能性与不确定的未来。

《人生一万年》里的百岁老人故事,既带着我们回到过去,在百年光影



女性嘉宾,她们职业的覆盖面之广、人生样本的丰富性,都远远超出我对传统女性的原本想象。林格奶奶年轻时,闽南的传统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而她却发展出了坐镇家庭之外的第二职业——接生员。谈起她接生过的几个婴儿,谈起那些天亮才睡的彻夜不眠之夜,她依然是掩饰不住的热情和欢喜;而丁文渊奶奶讲到年轻时解除第一次订婚婚约的选择时,言语间的勇敢和笃定让我这个“90后”都敬佩不已——“他不允许我去读大学,限制多得很,有婚约又怎么样,我不能被拴住,我要自由!”

而历经岁月洗礼的她们,也从未丢掉那份对自己价值和理想生活的自觉追求;林格奶奶有天伦之乐,却也喜欢跟闺蜜“抱团养老”,一起喝茶、聊八卦,享受独属于姐妹的时光;曾是大家闺秀的肖秀英奶奶则从不活在会对老年人的规划中,她跟孙女一起网购、开箱,每天都花时间仔细打扮自己,永远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探索欲,尽情释放着对美的渴望。

从这些穿梭百年时光的讲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人生一万年》不仅希望突破社会关于老年人的陈旧看法,同样也不想给这些百岁老人

《人生一万年》制片人、总策划冯奇:从100种人生样本中,寻找无限可能

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既是这些老人们的现状,也是年轻人的未来。因此,这个节目的切入点就逐渐清晰了——我们希望做一个节目,让人看到自己的今天,也让年轻人看见自己的明天和后天,唤起所有人关于生命本能的共鸣。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节目组选定拍摄对象经历了全国海选、逐一联系和实地调研的过程。请问节目组对拍摄对象的选择有哪些考虑?

冯奇:我们经常说,《人生一万年》是嘉宾准入门槛“最高”的节目,因为年龄首先是一个硬性要求。除了丁文渊奶奶等少数几个嘉宾不到100岁,但因为她非常有代表性而入选,其他嘉宾年龄均在百岁以上。年龄之外,我们选择拍摄嘉宾的基础要素还包括他们的行动能力、听力和表达能力。

完成这个基础筛选之后,我们还需要嘉宾具备一定的独特性或故事性。比如第一期播出的成都的郭法义爷爷,他105岁了都还在学习,这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榜样;101岁的王德惠爷爷,他今年依然在进行绘画创作,这种对事业的热情很难得。另外,多元性也是嘉宾选择的重要考量,我们拍摄的老人们来自从沿海到内陆的不同省份,12期节目中基本没有重复,力争从地域、文化、职业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多样的、差异化的老年生活。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拍摄老年人主题的纪实影片挑战不小,通常需要对老年人方言口音重、行动较迟缓等问题,节目组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您希望节目呈现出怎样的老年生活风貌?

冯奇:我们在前期准备时发现,老年人主题的作品往往有暮气沉沉、色调灰暗的观感。所以在做《人生一万年》的时候,我非常坚定的想法就是要做老年题材的“去老化”,比如,我们在节目里与百岁老人对话时,尽量没有用“您”这个称谓,而后期的旁白中也没有用“爷爷奶奶”去指称他们,多数时候都是直呼名字。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尽量实现“去老化”,实现与老年人完全平等的沟通。

当然,整个拍摄过程实际难度和工作量都是非常大的,例如你提到的方言问题,老人们讲的都是“百年之音”,是近百年前他们习得的讲话方式,所以录制内容的损耗很大,我们需要当地的翻译将老人讲的话翻译给我们,我们再通过翻译,向老人提出问题。另

外,拍摄时还要充分尊重老人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我们这个节目组被誉为最早起床、最早收工的节目组,因为老人一般起得早,所以我们一般凌晨四点左右就要到他家门口,晚上在他们休息之前就要收工离开,不干扰他们原本的生活规律。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目前节目中出现的百岁老人中,女性占比比较大,从追逐自由的体育教师到出摊卖花65年的阿婆,她们的生命状态不仅挑战了我们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也刷新了我们对传统女性的理解。您如何看待这些百岁奶奶们传达出的生活态度?

冯奇: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百岁老人中,女性占比70%以上,全球范围内的百岁老人中,女性占比超过80%,这个性别比例也很明显地反映在我们的节目嘉宾中。为什么这些百岁女性的生活被呈现出来以后,非常刷新我们对她们的固有认知?这可能源于我们节目的创作观念。我跟导演们沟通的时候表达过,希望我们捕捉到的东西,更多地淡化年龄标签、性别标签,让每一个嘉宾的故事,回归人的价值本身。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发现了很多惊喜,比如丁文渊奶奶90多岁还每天打网球,年轻时候的职业选择、婚恋选择也是追求自主、自由的;杭州的杨杏莉和胡开明夫妻是重组家庭,两人却没有任何陈腐观念,70多年的婚姻里充满平等和尊重,丈夫对妻子与前夫的孩子视如己出;在即将播出的节目中,有一位奶奶则是老人中少见的“吃货”……因此,当我们的记录和拍摄从纯粹的人本身出发,反而会发现许多非常独特的、突破我们成见和偏见的生命状态,会发现那些在百年之前出生的女性,她们的自我意识丝毫不陈旧、不落伍。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通过节目,我们也看到老年人社会生存的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子女远在国外,玩不转智能手机等。您认为,节目呈现百岁老人的真实生活,对于未来建设一个老年友好的社会有怎样的启示?

冯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们在节目策划和制作过程中,对这句话感触很深。如果整个社会有着敬老、爱老的认知与具体行动,那一定是一个充满关怀的、包容度很高的社会。

通过节目拍摄,我们看到目前社会对高龄老人的关怀相对还是比较到位的,比如百

岁老人能够申领到各地的高龄补贴,家里也都有政府赠送的礼品,包括寿字匾牌等。另外,这次拍摄中让我们比较惊喜的,是发现社区养老机构中年轻人的比例正在上升;同时,儿孙对老年人的照料观念也在逐渐改变,不把老年人完全当成脆弱的生命来看护,而是与他们一道投入、探索生活。在这样的照料下,多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并没有脱离社会、与世隔绝,而是栖居于既有人间烟火,又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间。我想,这样的照料观念可能是未来建设老年友好社会的一个方向。

当然,相较于节目中的这一代百岁老人,未来的老年人可能面临家人相距较远、独生子女照料负担加重等不断变化的问题,老年人的晚年幸福可能有赖于更成熟、更充分的社会支持。希望通过这档节目,引发全社会对于未来老龄化问题的思考,助力观念和政策的探索。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百岁人生的点滴日常里,看见每个人的无限可能”,是节目开篇便提到的主旨。生命的可能性在于其长度,也在于其开拓的维度。您期待观众从哪些维度中看到生命的更多可能?

冯奇:在节目里百岁老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性的两种实现方式——有“坚持”的可能性,择一事,终一生,比如我们在湘西拍的一位老妈妈102岁,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茶,她把一种可能做到了极致;也有“多样”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在昆明拍的最后一位人物,他在许多领域都非常精通,可以讲评书、舞大刀、做裁缝,还能绘画书法……无论是执着所爱,还是广泛涉猎,无论是命运的契机还是主动的挖掘,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定地追逐所想,让生命的可能不断在时间或空间的维度上拓展。

看到这些故事时,观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惊讶他们“很厉害、很传奇”,但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蕴含着无数可能性的,只是看见别人容易,反观自己不易。因此,我们想要传递给观众的,不仅是百岁老人的100种生活样本,更是一次反观自身的契机。当我们把期待投向自己通往百岁的人生进阶途中,我们才能够发现,创造和实现的可能性,或许会像屏幕上的这些老人们一样超出预期,正如节目里经常出现的那句话——“你的人生就是一个奇迹。”



对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范语晨

“假如你活到100岁以后,需要面对镜头回顾人生,你会想说什么?”

这是最近热播的纪录片《人生一万年》抛出的问题。《人生一万年》是中国老龄化社会与长寿时代重叠背景下的人物纪实节目,在全国多个城市寻找、拍摄100位百岁老人,向我们展现“一万年”的人生容量、100种人生可能、无数个动人的生命瞬间。其中,节目嘉宾中占比很高的百岁女性,更是用她们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蓬勃的生命状态,刷新了我们对传统女性的认知。近日,中国妇女报文化周刊对话了《人生一万年》制片人、总策划冯奇,请他畅谈节目制作的幕后故事,共同探讨百种人生中蕴含的无限可能。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和“长寿时代”的来临,是《人生一万年》播出的大背景。作为制片人和总策划,可否请您具体谈谈节目策划产生的初衷?

冯奇:德鲁克曾讲过,一个社会问题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实际上不仅商业如此,内容创作亦如此,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及时的体察和回应。我国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婴儿潮,银发人群的增加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同时,国人的平均寿命近年来不断提高。所以我们就想,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来承接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长寿时代的精神需求?银发群体很庞大,只是泛泛做一个老年人主题的节日显然无法找到切口。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极致的生命状态——百岁老人。

百岁老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是相对少见的,因此,这个选题具备了一定的新奇、特的新闻属性和讨论度。同时,这个主题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超前性。百岁的